人物风貌

我的属虎的朋友们

□庄学

今年是虎年,我有几位属虎的朋友,值得一记。

王君,属虎,是比我早几年入伍的战友。年轻轻的,满脸络腮胡子,一严肃起来,那些胡茬子就像钢针一样。我曾经暗想,如果不是部队严格军容,他的一脸胡子蓄起来,再奓(zhà)起来,不就是张飞李逵再世么!

王君一级级进步,由我们的排长成为团军务股长,那张脸也日益严肃。军务股长就是个严肃的职位哩,不仅新兵入伍、老兵退伍要经过他的手,还要负责部队纪律秩序、军容风纪、探亲、归队……好像除了军事训练,啥都归他管。由此可见,王君的事务有多繁忙,属于自己的时间又该有多少。可是,某一天全团在大操场集中,团政委讲了一大通,学好文化、建好"四化"、争做一个学习型的军人云云。而后,王君突然被政委点名站起来,手持一电动喇叭,背诵起了纪律条令,一字不落。看看全团官兵惊讶的场面,政委出题,王君又背诵内务条令某章某节某段,真真是倒背如流。

其实,我不惊讶。王君何止是会背会用几大条令,他还在偷偷自学英语。一次,我去他的宿舍,就看到了枕头边上许国璋主编的《英语》一书。学习英语,对于还在部队服役的我们来说,实用性不大,即使是将来有用处,也太遥远了吧。王君不,硬是从不多的时间里面挤出来了学习时间。一次住院治疗,也成就了他。一个小护士英语很好,王君便拜了师,俩人对话,都是使用英语。等到战友们都知道他在学习英语的时候,王君的英语口语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。等到都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的时候,王君已经转业到了杭州的某涉外大酒店,从基层做起,最后成为这家大酒店最年轻的副总。如今的王君,微信头像是展开了双臂的动作,似乎要拥抱世界。

李君,那时年轻,比我小十几岁,也属虎。她娃娃脸,皮肤瓷实,不了解她的人,以为她还是姑娘。她是我们做招商的同行。

做招商的,常出去跑。我们出去,工作之外,一有时间就跑着玩,感受着南方那些城市青春的热潮,尤其是深圳。李君是个例外,我不知道她是否到过深圳,她好像对于景区兴趣不大,对女人们热衷的商场和逛街,也是兴致寥寥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,是她时刻手持书卷,或读,或背。宾馆附近,有一处绿地,呈坡地形状,李君就常常在清晨跑过步后,坐在那里叽哩咕噜地背英语单词。晨阳映射着绿地上活动的人们,也映射在李君努力学习的背影上。李君静若处子,沉溺于学习的样子真美!

李君为何如此下功夫学习英语?是准备考研究生?还是准备找机会嫁到海外?其实,我们都误会她了。李君已经有了家庭,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吾爱吾家,亦爱吾工作。一次交谈,才知道,她也是第一次到深圳,对于深圳,有太多的期待。但是,她自觉现在担负的工作,需要更多的文化和知识储备,尤其是外语,不求多熟练,只求在工作中能够用得上。既然他人都叫我们为"万金油"干部,这个"万金油"不得都得懂一点?原来如此。我们做招商工作,只是以政策和地域优势去努力,李君却是在对外商的后续服务上力求更为周到,给对方深切的关注。李君不仅仅是学习英语,关于企业及管理等内容,也都学了不少。甚至一些基本的工种知识、操作手法,也有所了解。当然,也包括后来普及了的计算机知识及操作、软件应用。

斯时,李君年轻,发展的空间很大,这样跨门类的学习,使她真的成了硕士研究生。而后,当然是做了领导。做了领导的李君,依然奔波在一线,不用翻译,就能了解外商关切的问题,解决、帮办和直接的答复。

有时我也感叹,年轻真好!其实李君从她的经历告诉了我们,年轻固然好,但具有了丰富的知识,做好了准备,才是真的好!潜龙和山虎,都是在时时蓄势,而后才能一飞冲天和咆哮山林。

前不久,得知李君也将退休。李君规划了退休后的日子,那就是以休闲的心情,做时代的背包客。

灯光隧道

一树芳菲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我乡我土

春场街里话古今

□刘志军

在瀍河区东关街道办事处的北边,有一条叫春场街的小巷。

与周边的中州路、新街、爽明街上,商铺林立、人流熙攘的热闹繁华相比,这里成了闹市之中的僻静之地,显得寂静安详,淡出人们的视野,一副与世隔绝的模样。

然而百年之前,每当春天即将来临时,这条寻常巷陌却在洛阳声名远扬,它是每年立春时,官府举行盛大迎春仪式的场所——"春场"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为了祈盼农产丰收、五谷丰登,每年"立春"之时,官府对迎春活动都极为重视,他们祭祀天神,祈求春耕顺利进行,庄稼有个好收成。

在"立春"当天,洛阳的地方官员要沐浴更衣,身穿官服,带领吏役和社会贤达,乘坐轿子,人们抬着食盒贡品,敲锣打鼓,浩浩荡荡奔向"春场"。

迎春祭祀由春官主持。人们摆好香案、祭品,再摆放芒神(管理播种的神)、春牛(塑造的耕牛),挖好圆形坑洞,静静地等候春的到来。

"立春"的标志就是把鸡毛竖着放入地上预先挖好的圆洞内,"立春"时刻未到时,因地面寒冷气流进入温度较高的地方,使鸡毛在洞中保持静止状态;而"立春"时刻一到,洞中鸡毛受到地下阳气上升的吹动,就会慢慢飘动,飘出洞外。

这时,由洛阳的主要官员掌槌击鼓三声,并鞭打春牛三次,即为"打春",宣布这一年春天的正式到来。

岁月沧桑,伴随着时代的发展,当年的"春场"及周边的空地渐渐盖满了房舍,住进了居民,便形成了今日的春场街。

我虽然在瀍河区生活、工作了20余年,但第一次关注春场街,还是在2008年。

那一年,区文化馆对全区的文物、旅游资源进行普查,为了进一步挖掘"打春"文化,我走进了春场街,通过走访老人,了解昔日的习俗民情,找到并确认了当年热闹非凡的"春场",留存于现如今春场街内的一处高台之地。

2017年,我调到区创建办工作。为协调解决春场街垃圾清运不及时问题,我又多次走进春场街。

那一时期,春场街内没有垃圾池,缺少日常保洁人员。街道上的飘浮物随处可见,脏了的不仅是环境,更影响了居民的心情……

不久,洛阳市开展对背街小巷的改造提升工作,瀍河区拨专款,对包括春场街在内的几十条街道进行了提升改造。

每逢双休日,沉寂的春场街便热闹起来。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出现在这里,他们清扫垃圾、搬运杂物、铲除小广告……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保护。

如今,春场街上的违建被拆除了,道路平整了,家门口的环境整洁了,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大提升。

通过"迎春",祈盼国泰民安、五谷丰登,是先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。随着岁月的延续,当年的"春场"已不存在,只留给现代人一个春场街的名称。但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,将与洛阳城、洛阳人长相厮守,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若有所思

随遇而安

□牛学军

苏轼才华横溢,仕途却波折多难。王安石变法,他说新法太急上书反对。后来保守派废除新法,他又说"不可骤然废之"。两派都不容他,哪怕他才华横溢、忧国忧民,也被贬谪多次。不过,无论贬谪到多么偏远之地,苏轼都能乐观面对,顽强生活,不仅美文频出,还给各地留下无数美食传说。

去年,我在茶几抽屉中找到一些凤仙花种子。虽然不是播种时节,可还是在小区花坛里随意撒播了下去。恰好连下几日雨,在花坛边缘,水泥与土壤接触的缝隙里,有三棵凤仙花顽强地发芽了。

其他凤仙花早已植株高大,繁花朵朵。可它们只有几片小小的叶子,还生长在花坛边缘,不仅生不逢时,而且生不逢地。我疑心它们不能完成开花、结籽的使命,所以对它们特别关注,每次经过花坛,总要多看几眼。

它们似乎明白了我的担忧,并不嫌弃自己出生之地的贫瘠,不仅能随遇而安,甚至开始加速生长起来。才一个月,它们就已经长到半尺多高了,虽然枝叶还很娇嫩,竟然都长出了小小的花苞,又过半个月,竟然还开花了。三棵凤仙,开了十几朵花呢!

我很喜欢这三棵凤仙花,常带着女儿来欣赏。女儿问我:"爸爸,花坛里还有开得更美更旺的凤仙花,为何总看这几棵呢?"我给女儿讲了苏轼的顽强,讲了这三棵凤仙花的顽强,希望孩子也有豁达、顽强的人生观。我不知道女儿是否理解我的话,她只是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。

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诸多不如意,只是生命中的一朵浪花。我希望我的女儿,面对人生的不如意,要像苏轼这般豁达,能够随遇而安;要像这三棵凤仙花一样,不浪费时间去抱怨,要永远乐观、顽强地生活。

凤仙花(资料图片)

记忆深处

远去的邮票

□李浩敏

双休日,我在家陪孩子读书时,他满脸疑惑地指着文中的"邮票"二字,问我是什么。瞬间,我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。

我上中学时,人们传递信息基本全靠邮寄信件,邮票便是贴在信封上的邮资凭证。于是,集邮成了我课余最大的乐趣。那时家里穷,根本没钱买,我的邮票都是从别人的信封上"掳掠"来的。

校门口的传达室里,每天都堆着一摞新到的信件。课间,我会跑到传达室,拿起信封翻看。当看到有新颖、别致的邮票时,我就耐心等着来取信的同学,然后恳请人家把邮票揭下来送给我。家里收到来信时,我最关注的也是信封上的邮票。

就这样,我手里的邮票一天天多了起来。看着那一张张色彩缤纷的小图片,心里会涌上小小的成就感。邮票的图案种类繁多,有山水、有人物、有动物、有建筑,有十二生肖,还有外国风光……我把它们分类收藏,翻看时一目了然,十分方便。

方寸邮票,蕴含大乾坤。我有一组地方民居的邮票,北京的四合院、上海的石库门、陕西的窑洞、福建的土楼……各地独具特色的民居,透过一枚枚小邮票,逐一得以展现,既能让人领略到祖国大江南北的地貌特点,又能增长地理知识。

很多人物邮票总让我心潮澎湃。瞿秋白、刘胡兰、秋瑾、董存瑞……英雄人物的大无畏精神,总能激发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。还有万里长城、埃菲尔铁塔、大本钟……这些标志性建筑让我开阔了眼界、增长了见识。一枚邮票,就像是一个窗口,打开了我通向外部世界的视野。

那时,小小的邮票就是情感的载体,它能把远在天涯海角的人紧密地连在一起。如今,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,传统的通信方式渐行渐远,邮票也慢慢远去。但它曾给我带来的无尽快乐,已深深刻在记忆中。

那年那月

长街物象气自华

□松林花枝

"山水相绕,平川沃野,真乃兴隆之地也!"伊川白沙镇曾借朱元璋的金口玉言叫过兴隆镇,虽然后来又称白沙镇,但兴隆街沿用至今。

兴隆街在暖阳里舒展着悠长的身姿,因为我们的脚步,曾经繁华的商业街景象仿佛就在那红门灰瓦间活泛起来。"兴隆街"的门牌下,拄着拐杖的老人静坐着,满头白发衬托着满脸沟壑,淡然的目光中透着安详,许是老人的岁月里看多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,对于我们这群游人的到来,老人没有感到丝毫惊扰,就像街东头那座高大的寨门楼,虽然老态龙钟,但是宁静坦然,我为这种气定神闲发出由衷的赞叹,兴隆街曾经的兴隆才造就这样的气场!

漫步长街之中,那些朱漆斑驳的门扇就像陈旧的书页,记载着各自不同的家世与家风,青石与门槛印记下不知有多少出出进进的脚步,屋顶的灰瓦也不知聆听了多少教诲与争吵。踏进深深的院落,青砖对厦,上房高大,甚至有雕梁画栋的排场。可惜的是,破败残缺的院落不少,岁月的剥蚀刮尽了它们昔日的风华,就像记忆里我年少时故乡的家,也曾是青砖灰瓦庭院深深,夏日倚门看燕剪雨,秋夜院中数星望月,冬雪盖满青石台阶,春风一来植物苏醒,院中便可一览四季。后来几经修盖,儿时的院景早已不复存在,但记忆里那一方乐土常念常新。相信这白沙街里的院落也把兴盛留存了记忆,这些记忆会上升为一种力量镌刻进时代的强音里。

解读长街中的历史,须得钩沉岁月深处的物事,自由县里说自由,兴隆街上话兴隆。从古时汪洋一片的五洋江,到大禹治水后的白沙镇,人们在其中领略到了大刀阔斧的魅力。站在白沙村委会二楼的廊檐下展望,旧时的戏楼玉立在大院那头,遥想当年,演员入戏,观众如潮,文戏武戏各领风骚,锣鼓喧天中四乡八里热闹。一群麻雀飞过,模糊了视线,感觉回到了我的从前。从前那座家乡的小学,小学的操场上也有一座戏楼,每逢年节都是大戏不断。儿时看戏那是最美的陶醉,梆子弦子一响,心随眼神就飞到了戏台上,那些唱念做打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。眼前的戏楼里仿佛也正在唱戏,唱得委婉优美,碎步如飘,那水袖舞得翻飞缥缈。号称"洛阳迷"的一代男旦名角朱天水,有一个时尚的"香水"艺名,许是他正在那戏楼里演出吧,于是,忘我到不知今夕何夕了。

自东向西的"大狂水"白降河昔日水清沙白,宛如戏台上名角的水袖荡漾逶迤,蜿蜒十五公里穿越白沙镇,这白降河就像一种精神凝聚着方圆左近的信仰。1927年,冯玉祥将军督豫,开设的自由县衙坐镇兴隆街以查治洛阳南部的匪患。县衙大院有几重建筑,历经百年依然气宇轩昂、古朴幽雅,观瞻中几重景仰几重敬重,包括老街上出的英雄豪杰都让我感慨万千。还有当年的学院遗址,虽然朱漆门扇褪去了油色且斑驳老旧,但灰瓦依旧层层排列,好像岁月的风雨没有打乱它们的思绪,总在沉思冥想老师的学问,想来我辈岂有荒废学业之理?

白沙老街的岁月染尽了光怪陆离的斑驳,那些斑驳也染尽了兴衰沧桑的岁月,相信白沙会在复兴的路上重拾兴隆,勃发出新的生机。

几年过去了,白沙镇的长街物象依然萦绕在心间,虽相距不远,可脚步总完不成再去的心愿,不知那里可曾开过戏否?